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第一四三九號　原名：抗戰日報

牙科專家捷克斯拉夫國際友人 羅伯籌醫師來晉綏工作

捷克斯拉夫國際友人，牙科專家羅伯籌醫師已於日前來晉綏軍區衛生部，並帶同專門牙科醫生多人，現住於寨底村（興縣城西二十五里），決定於本月二十五日開始正式工作，每日下午一至四時，為診療時間，凡我黨、政、軍、民患牙疾者，即持機關、部隊或地方區政府以上之介紹信，前往寨底村就醫，不收任何報酬。

啟事

茲有五寨縣所村黃治疆，曾在本署生產科服務，已於三月二十日脫離本科，此後黃之一切行動，本科概不負責，特此聲明。

綏蒙專署生產科

靜樂縣區幹部集會 檢討一月來土地改革

在階級觀點、群衆路綫及處理幹部等三問題上，缺點尚多

（靜樂訊）三月底縣上召開各區負責幹部會議，檢討上次縣區村擴幹會後一月來之土地改革工作，主要是就階級觀點、群衆路綫和處理幹部三個問題進行檢討。在階級觀點方面，幹部思想仍非常混亂，即以區主要負責幹部工作過的村子，也有把成份劃錯的。如發國系同志把地主錯劃為富農。有些幹部不看農民的要求，而首先替地主打算，段縣長檢討自己在五寨消水村工作時，總怕地主活不了，提議給某地主多留半條牛，給另一地主多留了半院地房。在群衆路綫問題上，包辦代替現象很嚴重。二區縣區長檢討清算某頭地主許茂市，沒有充分的讓群衆自己鬥爭，在最後清算其窯藏財物時，而是選出代表（大部是村幹部）及縣區工作團同志共同把地主叫到鄉公所去清算，群衆反映不好。三區郭照貴檢討在岔子水鬥爭地主辛義的女人時，也是幹部包辦動手。段縣長亦檢討自己消水工作時，沒有參加群衆會議，只參加了一個中農會議，一切都依靠村幹部，幹部說甚麼就是甚麼。因此不了解群衆的要求與情緒。最後當土地房屋等果實分配完之後，一些零碎物件，因為自己看不起那些東西，便沒和群衆商量如何分法，而是叫幹部去辦吧，幹部想給誰就給誰。在處理幹部問題上，各區幹部檢討，思想上存在着遷就幹部，甚至認為發動群衆洗刷了壞幹部後，村中[illegible]是夠的幹部用，二區楊懷定同志檢討在成當村工作時，群衆對農會秘書鄭花且提出很多貪污腐化違反政策的事實，鄭花且要求在群衆中包庇地主，以及在背後以工作團走後要「報復」來威嚇群衆。對這樣一個壞幹部沒有發動群衆處理他。此次檢查會議上，縣區幹部均作了檢討，並決定深入群衆，改正作風和思想。復在中，貫徹土地改革的階級政策和群衆路綫，發動群衆處理幹部問題。現以寨鄉村開始，組織上決定改大工作團為較多的小型工作團，幫助群衆迫切的土地、翻行、畜力等困難。（李友）

行署頒發佈告 嚴禁非法 加重人民人力財力負担

（本報訊）四月二十五日，邊區行署頒發佈告，嚴禁不依政令規定，私自抽捐打佈、攤派村款等加重人民負担的不法行為，並嚴懲本刊列登報端。茲全文發表如後：

「為減輕人民負担，發展生產，對敵頑時代的苛捐雜稅，早已廢除，然根有些地方至今仍私自抽捐打佈，不按本署條令，自行攤派村款，私自拉用抗勤，幹部民兵又均不濕抗勤，有些地方之武委會與民兵，亦以巡田為名，自行濫派了款，此種行為是違害群衆利益的，也是違反法令、違反政紀的。茲嚴格糾正此種不法行為，特公佈以下四點：

（一）在農業負担方面本署頒有公糧條例，商業負担頒有營業稅條例，村鎮地方開支，按村村款辦法徵收，公糧、營業稅、村款，均係每年徵收一次，由各級政府徵收，並均發給正式兩聯收據或稅票。

（二）在農村與市鎮買賣牲畜者，由買主出百分之五的畜稅，在市鎮買賣糧食者，由賣主出百分之二的斗佣（在鄉村買賣糧食者免稅），不論公私商販運販運貨物出入口，均按貨物稅條例納稅，此三項稅收，均由各級稅務機關徵收，納稅後，除斗佣外，均開給正式稅票。

（三）除上列負担外，一切巡田糧，以及無法令規定之負担，捐佣，攤派，與無正當手續，擅自拉用抗勤等現象，均立即取締。嗣後再有不依法令，擅自攤派款項，擅用抗勤者，予以違法貪污論處。

（四）凡經本署頒佈之正式負担，均有正式手續，依法令向人民收取糧款而不開給正式手續者，予以違法瀆職，或當以貪污論處，人民可以拒交或控告。

以上各點仰我全邊區人民一體週知。此佈！」

三個狐群狗黨一幫叫化子 演出「改組政府」醜劇

（新華社陝北二十五日電）新華社記者報導蔣政府改組的情形說：在美國帝國主義導演下，蔣介石此次改組政府，醜態百出。這個政府的組織法與施政方針，至今連國民黨自己規定的所謂立法手續都沒有完成，然而已經在十八日頒佈了，而且連政府人選都已經定好了，因此引起CC系王寵惠等在所謂國民參政會中大鬧要求討論，否則就是不民主，蔣介石連忙派了吳鐵城去解釋，要那批CC份子懂得現在是一個「非常時期」，所以不得不趕忙改組政府，連通知他們，讓他們這個所謂「民意機關」討論一下也沒有來得及辦到。經過這一番，這個「民意機關」國民參政會居然就啞然無聲，不再囉嗦，那就算「民主」了。這個政府的組織法，原來規定政府主席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產生，並對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負責，於是又引起了反動派內部的爭吵，既有別的黨參加政府，既然說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就不能還這樣規定，否則，豈不仍舊是一黨專政了，蔣介石連忙答應修改，修改的結果，是政府主席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產生，又不對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負責，也不對別的什麼人負責，因此，這個政府就成了根本不對任何人負責的政府，成了一個希奇古怪的根本不負責的政府。這個既不合法又不負責的所謂「民主」政府，原來預定於二十三日宣誓就職，於是問題又來了，怎樣宣誓呢？宣誓服從國民黨呢，還是服從別的什麼思想呢？反動派內部意見不一致，為了[illegible]，趕快改組，只好臨時取消宣誓，不經宣誓就了事。三個狐群狗黨與一批所謂「社會賢達」的結合，就此拜堂結婚，典禮也沒有舉行，便[illegible]了。國民黨有個報紙評論這次改組政府說：國民黨是施粥，民社黨青年黨是討飯的。又有一個報紙說：民社黨青年黨是陪客，是分羹。的確，這兩個黨真是可憐已極，改組後的蔣政府裏正副主席、五院院長和重要的部門如內政、外交、國防、財政等部，都在國民黨手裏，交通部是蔣介石的，這是蔣介石和美國帝國主義的親信，但却算在「社會賢達」的賬上，民社黨青年黨一個部也沒分到，青年黨得到向來用安插閒人的經濟、農林兩部。這樣一點點殘湯剩羹，施給民青兩黨的一點殘羹，也就又起了[illegible]，民社黨要了[illegible]，現在只提出了三名，還有一名至今沒有提出來，弄得蔣政府的名單殘缺不全，[illegible]

。民社黨的[illegible]說：民社黨[illegible]，沒有事做，[illegible]。現在[illegible]危險。[illegible]

×　×　×　×

貧苦頑屬分到土地後 向閻頑索夫要子

（永和訊）二區上下閣村貧苦頑軍家屬，分到土地後，決心向閻頑索回自己的兒子丈夫，不給閻錫山做犧牲品。下山的萬榮老婆，只一個兒子，被閻錫山抓去當了兵，全家留下老小八口，種地無地，紡花無本，此次土地改革中，分到川地七畝，水地一畝，窯洞一孔，[illegible]……他們由衷感謝自己的兒子丈夫。」（帶子仁）

邊區監獄生產股 退出非法租地 調劑給復員軍人

（興縣訊）邊區監獄生產股，非法向五區翻家溝底地主王候租水地一畝五分，租價是五十担大糞，四月初已大部下種，此事經縣府發覺後，即派員前往調查處理，經該村農會討論，向邊區監獄提出意見，並鬥爭王候租，揭破他報偽公家名義保留土地的陰謀，監獄方面已將水地、給村人工和種糞全部退出，水地調劑給復員軍人[illegible]

後勤各工廠 加油生產迎接「五一」

（本報訊）後勤各工廠為迎接「五一」節，加緊生產，[illegible]一廠不久日夜工作十五小時，有的竟加到十八小時，[illegible]全廠工友工作時間增至十一點，工人們除每天九小時工作外，[illegible]更訂出計劃，要提高技術[illegible]。（[illegible]）

（本報訊）六分區地雷工廠工友積極加工生產，一次接到上級××個地雷任務後，全廠工友保證三天內圓滿完成任務，有的病了，請假回家休養，但他聽到反動派侵佔了延安後，就不回家了，因為痛恨不能坐在家裡工作，就打地雷當作炸彈[illegible]工作。（閻玉柱）

無恥閻頑冒充我軍

（大同縣訊）口泉閻頑軍第一團[illegible]

河曲擴幹會決定

幫助貧苦群衆種棉

具體解決棉田、種籽、技術三項困難

（河曲訊）此間擴幹會決定今年種棉二萬二千畝，着重幫助貧苦羣衆解決種棉困難。過去幾年來的種棉工作，獲利最大的是地主富農，貧苦羣衆因沒有幫助解決其實際困難，無法擴大棉田；又由於領導上追求數字，忽視了技術指導，有些太冷村莊，也大量發動試種，結果凍死很多，羣衆損失很大。針對以上缺點，決定今年要大力幫助貧苦農民多種棉花，從平川村推向山地區，一、二、三、五區試種成功的半山村莊（靠平川山地村），發動大量種植，六、七區較冷，可選擇中心地區試種，不宜普遍推廣。對解決貧苦農民的困難，確定以下對法：一、種棉土地，將地主及富有者長餘的棉地，調劑給貧苦農民種（地權待土地複查後，再行決定）或發動羣衆互相調劑兌換；二、調劑棉籽，種棉區發動羣衆互相調劑，新區由縣政府、貿易局貸發三萬餘斤，貸給貧苦羣衆；三、技術指導：老棉區以本村有經驗的老農，担任教授，下種時可採用技術變工，以期進一步提高產量，新開闢之山地區由一、三區聘請四個種棉指導員，輪流至各村指導。（又訊）穀雨已過，正是種棉季節，但有部份區村幹部，忽視領導羣衆種棉，如二區同志說：「種棉是有利的事，不發動羣衆也會自己種呀！」就不深入貧苦羣衆中，解決種棉困難。這種錯誤思想要趕快克服。目前有些羣衆認爲：種的多費功夫，不如少種；這樣有的就用棉籽肥了田，若不注意加強領導，恐妨礙棉田的擴大，這是區村幹部應注意的。（穀豐）

神府龍尾坍農民

要回地主奪走的地

（神府訊）七區龍尾坍羣衆，向地主李能成，清算回來了九年前被奪去的土地。土地革命時，李有地二千五百垧，曾被全部沒收分給農民。二十七年春，頑軍侵佔該村，恢復了地主反動政權，李即從農民手中奪回八十多垧土地，繼續吃租剝削農民。自去冬我軍解放該村後，羣衆重見天日，醞釀清算地主。自四月五日起，一連開了三天羣衆大會，向李能成進行清算。六十八歲的貧苦老人任從擇指着地主說：「李能成，你過去霸道我要租，不給就奪去我的土地了！」李拴牌的媽媽訴說：「我男人死了，留下九歲的小孩子，你把母子倆分下的地全部奪走，叫我們餓肚子，今天是天開眼了，快把我分下的地退給我！」十一歲的李八則，兩眼哭得通紅地說：「我父母都死了，沒人照管我，快把我家的土地退給我！」會上，共清算出八十多垧土地、牛驢各一、七隻羊、一口豬、五石二斗糧、一百九十斤白酒，全部按實際情況公平合理地分配給貧苦農民。（樂士斌）

神府三區溫家川

村主任貪污 被群衆撤職

（神府訊）三區六鄉溫家川鄉委員兼村主任溫亮富，因自私貪污強迫命令，被羣衆撤職。這村主任是土地革命時的貧農會長，一直領導該村工作十餘年，四三年村選，羣衆曾將他選掉，但縣府幹部包庇，仍將他選上，去年縣級家溝羣衆向區上建議將他撤職，又遭拒絕。最近羣衆在忍無可忍之下，用無記名申訴書告到一專署，專署即親往該地調查辦理。有些幹部，就包庇他說：「溫亮富是個好人」

十餘年的經濟手續，從未公佈；一次給某部徵糧，多了一石三斗，去年藉修路名義向政府多領小米三斗九升；一次放糧中就扣一斗五升，給抗工屬的代耕米也貪污了五斗四升；去年徵公糧時，殺了一隻羊，給羣衆加攤米四斗，因爲羣衆說不公，羣衆提意見，他就說：「你會辦你來辦吧，我們不管了！」嚇得羣衆不敢說話。給羣衆解決問題，先要報酬，村裏請幹部吃飯成了風氣，貧苦羣衆反映：「人家有錢的能請幹部吃飯、送東西，甚至也便宜點，就是苦了咱們窮苦人！」最近村裏召開羣衆大會，對他開展批評教育，並接受羣衆意見，將他撤職，一月，貪污的東西一律退出，土地也退還原主，補償了三石二斗，給八戶貧苦抗屬和貧苦農民。（尹恆德）

興一區檢查偏村貸款中

幫放羊的趙丑小翻身

（興縣訊）一區新窰上偏僻村，檢查貸款中幫助雇工放羊的趙丑小翻身。趙丑小有五口人，房無一間，地無一壠，他給富農劉丙大放羊，住在林地裏的破窰裏，娘病害瘡重病，大兒子十六歲，二兒子十歲，因爲生活困難給了人家，女兒五六歲，去年土地改革，沒有分到一點東西，今年貸款也沒貸上，這次發現這種情形，村幹部還說：「他不來上戶，不來開會，也不支差，只會放羊，不會種地，怎個幫助他呢？」後來批評了這種錯誤觀點，又說明貸款的目的就是幫助貧苦人翻身，通過羣衆討論幫助趙丑小建立家務，貸給他一石莜麥籽、一百斤麻籽，並由富農劉丙大調劑五垧莜麥地、一垧山藥地，又從元購買門前近地一畝給他，先打下一點基礎，再解決土地問題時，給他分園地。其他貧苦農民，求得解決幾個困難，貸給口粮、肥料、棉花等，同時向地主富農調劑出四垧多年地、二十四垧山地，給缺地農民耕種。（霖宇）

方山大溫家溝群衆

吐出歷年來沒吐盡的苦水

地主張樹發等被澈底清算

（方山訊）五十四戶的大溫家溝村，共有四千○五十七畝半地，地主張樹發佔一千一百十九畝，全村一百一十孔窰，他家佔有五十孔；地主平均每人佔有土地一百八十六畝半，貧農只七畝，且地質極壞。該村自四零年以來，羣衆曾幾次向張樹發等進行減租清債，特別在徹底明確，向舊村長王田甫（富農）僞閭長韓四維（富農）進行鬥爭，打破以他們爲首的對敵「維持」，和我武工隊結合敵偽開展對敵鬥爭，直至清出了關府鎮據點（離此十五里），羣衆得到鍛鍊，政治認識有了提高。

地主施計迷惑了幹部 清算鬥爭並沒有澈底

方山縣城解放後，大溫家溝一帶由八分區劃歸三分區管轄，地主張樹發乘機鑽空，去告方山縣區政府，說過去羣衆減租過火。結果，由於我幹部沒有階級思想，將羣衆應得的毛驢退給地主，羣衆情緒受到影響，說是「八分區和三分區怎麼做的不一樣呢了」一很爲不滿。去年四月間，該村羣衆又一次起來向張樹發及當過僞村長的富農王田甫清算，開出他的九十畝地、四孔窰、一頭驢，開出張的三百九十元白洋、本幣十四萬四千多元、粮食三千多斤；但張樹發卻了陰謀，拿出七百八十畝山地頂此筆粮款，想轉嫁負担於羣衆，並妄想等待「變天」，轉來報復。他的土地大多在外村，他便就地分給各村羣衆，但均未搞出老契。當時村幹部林鳳周等幹部，沒有看穿地主陰謀，還說張樹發是「開明地主」，這沒有滿足羣衆充分的吐苦水、控訴地主，深入運動。而後來八月間縣幹部會上檢查工作中，却認爲大溫家溝是全縣土地改革中很好的村子。

農民展開控訴鬥爭 地主交出老契文書

最近縣區幹部在該村複查中，發現了土地改革並不澈底，地主仍每人平均尚有土地八十四畝多，富農平均六十三畝多，而中農只有二十七畝多，貧農十五畝九分多，沒有兩戶貧苦農民過去一直沒有得到地，而且地主富農的地多爲好地。工作同志提出如何解決土地問題了，羣衆展開了醞釀討論，韓拴虎，是鄉探人，因過去租種地受地主傷害的剝削，又撤滅了代表，從前幾年把他叫來參加大會，並且羣衆爲主席。在大會上羣衆揭露了韓四維當僞閭長的種種罪惡及多年來霸佔的剝削。貧農周五叔的女人說：「韓四維引上敵人把我家的半拉走，僞具搶了個光，又把我男人打成殘廢，到如今幾年還不能動彈，靠我種地上養活過日子！」她所說的傷心哭了。范銀狗向地主揭出一石殺麥，五年吃利一石五斗，因爲還不起本，利上滾利，給自受了十年苦，還是賬不盡，只得時自己的地給他立下。他把起當些窮苦事，氣憤的訴說：「僞四閭長這狗日的！」敵佔時曾被認爲「那八路一」，而說開了一石夜麥、牛和月若干的貧農韓丙旺，跳起來講：「一張金給我叫出來，賭我的王錢！」吳金狗的男人被他害死，她痛苦的要求回四個男人。許多婦女老漢都一個接着一個的控訴。對合們人羣，一起向張樹發要老契，揭穿了他去年分地消極退財物的陰謀，並從他們過上算出應歸還農民的土地。張樹發在羣衆力量面前低了頭，從地底下挖出了紅契文書和各種賬簿。總計他次清算出九百六十一畝半土地，牛兩條，驢一頭，羊六十八隻，粮食房屋一部。

村幹部接受群衆要求 退出過去多分的果實

貧苦羣衆社出了幾年來沒有吐盡的苦水，鬥爭得勝利後，繼續地揭門爭果實，首先提出了前次鬥爭中幹部自私多分果實的問題，對這些幹部進行了嚴格的批評，並要求重新解決。幹部們在羣衆教育下，個個承認自己錯誤，將多分得的土地和房窰等全部退出來，和這次鬥爭果實打在一起統一分配，羣衆很高興，說是「咱們這一家人能說出心裏話來，就能辦事」。（志遠、白光）

前興縣谷渠分隊長

強霸人妻受處罰

（興縣訊）六區谷渠村流氓馬生桂，四零年混入革命隊伍，當了自衛隊分隊長以後，爲非作歹。他看見水磨川高張保參軍走後，就與高妻通姦，四一年高因病退伍回家，他就挑撥高妻與高脫離關係，與他結婚。幾年來，高倍受苦，飄流不定，始終無力再娶婆姨，也不敢擠出意見，而他卻與高妻生下兩個孩子，不但這樣，馬生桂曾貪污公粮，偷羣衆的東西，亂串門子；因此，四三年即被羣衆鬥爭撤職。四五年僞裝積極，被行政村村幹部又委爲分隊長，去冬該羣衆上二次撤職。最近縣上幹部到該村工作，高復保要求幫他要回的婆姨，羣衆也都證明是先姦後霸，不是高有意要賣，羣衆民主決定，不經過羣衆同意，高妻已無條件退回原主，孩子歸雙方同意，留一個帶一個。又決定馬生桂他的行爲本應嚴重處罰，念他家貧苦，只罰他十六個工，偷了人家的東西，應負責賠出，以後當洪。（田忠元）

賀中二部零訊

賀中二部一百四十餘位同學，最近熱烈報名參軍，學習訊務等技術。二部同學特陸地貧苦抗烈屬及貧苦農民，總掇一百三十畝，牲口代耕三十個工。（孫）

寧武項家山

僱貧農生產困難解決

（寧武訊）一區項家山收回頭年錯貸給富農劉二流子的貸粮，重新貸給貧僱分到土地的貧僱農。去年貸粮五石，村幹部給富農劉林村官、候亮各貸粮一石，給二流子趙應三貸粮二斗及本幣五千元。今年貸粮時，經羣衆路線討論，並批評撤換了當富農辦事情的村幹部趙成正、趙九仁，當即把去年貸給富農及二流子的二石三斗粮收回，加上今年貸粮五石，經大家討論貸給抗屬與四小細粮一大石、僱農與三毛（新分到地三十八畝）細粮一大石。又爲解決十八戶新分得土地之貧僱農生產困難，又發動了自願互借。該村官自願借給郭存小莜麥一大石，趙文借給劉滿全莜麥五斗，同樣互借得五石莜五斗糧，解決了六戶的困難。他們都說：「分下地又有了底墊，秋上可有了等待頭。」（趙開昌）

對張貼報紙的意見

郵管局稽查員　李維章

我看到有些城鎮報紙有各種各樣的貼法，許多人對貼張不大重視，亂貼。貼的責任也不統一，有商店貼的、郵局貼的、政府貼的，有時幹部也拉通訊員、不識字的同志去貼了，於是產生以下幾種現象：

（一）不選擇城鎮中心繁華地點去貼，到處亂貼。如石樓城內、北關、東街、西街到處貼，貼的高的看不清字，但貼的低的又被小孩子撕破，吹起風來亂飛。

（二）貼報地方沒有固定的地方，不去換新，一張報紙貼在上面，不易找到新報紙位置。

（三）貼時上下左右不分，第一張貼在第二張下面，有的今天新報就把昨天的報紙蓋了。

我建議幾點意見供大家參考：

（一）貼報責任，有書店的城鎮，最好書店負責，沒有書店的地方，郵局、代辦所、縣政府的幹部負責，不要派不識字的郵工通訊員亂貼。

（二）貼報位置必須選擇城鎮繁華人多的地方。

（三）城鎮政府機關，最好製一貼報木架子，上面做上遮板，既方便，又能防止雨水沖壞。

（四）更換新報辦法：貼時號碼上面掛一行即可，夠了十張可將下面五張抽掉，若從日報五天換一次，大衆報可一、二十五天換一次，剩下的報紙可留存參考，作信封、作包紙等。

大中集戰役勝利結束
殲郝逆鵬舉殘部千二
蘇中蘇北解放區大塊連成一片

（新華社蘇中二十五日電）蘇中大中集戰役，在新豐鎮殘敵第四師十二團第二營於二十一日夜十一時向人民解放軍投降，土著蔣偽三百餘被迫繳械後，已勝利結束。此役歷時僅一晝夜，殲滅郝逆鵬舉殘部兩個步兵營，機槍連、砲兵連各一，連土著蔣偽在內，共一千二百餘人，計生俘敵團長段明武、團副鄒叔和以下八百餘，斃傷副團長張茂修、一營長高扶滄以下百餘，二營正副營長葛濟群、孟憲藻暨全營二百餘人全部投降，繳獲輕重機槍三十餘挺，迫擊砲四門，步槍四百餘支，擲彈筒十九個，電台三座，子彈十萬發，其他汽車甚多。收復東台北重鎮大中集、西溪口、新豐鎮三據點，解放周圍一千六百方里土地，使西起通榆公路，東至海濱，南起南通大同鎮，北至蘇北軍區，南北六百餘里，東西一百里地區，已無敵蹤。蘇中蘇北解放區已大塊連成一片。

（新華社蘇北二十四日電）蘇北淮北我軍先後告捷。蘇北人民解放軍於四月八日，一舉攻克淮（陰）將（壩）公路上重鎮高良澗，俘蔣軍一百一十餘人，繳輕機槍三挺、步槍百餘支，現洪澤湖東岸大塊地區已爲解放軍控制。淮北解放軍於十七日拂曉，攻克泗（縣）睢（寧）公路上之重鎮大莊，殲蔣軍兩個保安連，俘敵百餘，斃傷敵三十餘名，繳輕重機槍三挺、步槍一部、電台一架。

解放正定戰役中
俘蔣偽高級軍官名單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一日電）解放正定戰役中放下武器之蔣偽高級軍官，已查出者，計有蔣胡軍第三軍少將副師長劉海東，劉係雲南人，現年四十歲，係老第三軍起義部。第七師政治部副主任袁承藩，師部新聞室主任柏化金，七師十九團副團長鄭哲，偽保安五縱隊候補部之副參謀長張子聲，偽十四團副團長張全學，偽十三團副團王教倫等八人。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二日電）冀中、冀東兩軍區地方武裝，一二三月殲蔣偽軍八千餘人，共作戰四七二次，解放定襄（已被閻軍再佔）、平河等五縣城及據點一二零處，繳迫擊砲十五門、輕重機槍九十七挺、擲彈筒八十八個、步槍四千餘支，另毀敵電線兵工廠各兩座，倉庫七處。

麥宗禹等自認
對我作戰沒有信心
吃盡苦頭免不了滅亡

（新華社陝北前綫二十五日電）本社特派記者海稜報導：記者在前綫指揮部，會見了最近放下武器的胡軍五十五師一三五旅代旅長麥宗禹少將、四零五團團長成耀煌上校及該團一營營長周行儒少校。麥宗禹少將面帶疲態，精神緊張，但與記者談話時，故作鎮定。他們均穿着灰色卡嘰美式陸軍軍官制服，歲沿大帽子，只是摘去了金帽花。那天的戰鬥這樣激烈，以致蔣軍軍官還來不及遵照蔣介石的秘密指示，「在危急時換上士兵制服」，就被活捉了。麥宗禹少將矮個子，黑黃臉，約四十歲，廣東中山縣人，黃埔第四期畢業，開口便說：「我進邊區以後的第一個印象，就是不見老百姓，四壁都是連綿不斷的荒土山」。談到過來以後的第一個感想時，他連聲說：「想不到會如此優待我們，邊區對我們實在太好了。」提起目前的內戰，麥少將慨歎說：「我是不希望打內戰的。」兩天以前還是傲慢的胡軍少將，現在說話特別小心謹慎，深恐把話說差了。成耀煌和周行儒都是高個子，成是湖南湘潭人，黃埔第六期學生，年約卅六七，比較沉默，周比成大兩三歲，河北正定人。據被解放過來的四零五團二營士兵說：那天，周行儒是沒有堅決打仗的，當他看到旅部和四零四團被打垮以後，他就躊躇不前，因爲增援遲了一步，他那一團（指四零五團）還遭到另外蔣胡軍的射擊。對於內戰，周肯定地說：「國民黨再打下去，一路就越走越窄了。」他們三位一個共同的感覺是：和共產黨內戰是最害怕的事情，他們是沒有信心的，尤其是在陝北這樣的山地，天天需要，沒有飯吃，找不到老百姓帶路，偵察員的情報又不可靠，雖然走了荒山小道，費盡苦心，仍然逃避不了滅亡的命運，實在覺得「有兵難帶，有仗難打」。成和周都認爲「不該打邊區」，表示願意在這裏學習，周營長要求正拿着「論聯合政府」、「論孫中山主義」與「中國四大家族」等三大新書。

李守正等抵我後方
對我軍招待安慰極爲感動

（新華社豫北前綫二十四日電）在洪縣地區放下武裝之蔣軍四十九旅（第二快速縱隊）少將旅長李守正及副旅長蔣鐵雄、賽時山，代理團長王吉彬等，現已到達人民解放軍後方。李守正及蔣鐵雄在戰鬥中均受輕傷，經人民解放軍的醫務人員細心治療，不久當可告痊。李守正身着臨時換掉不合體的深藍色的舊棉軍服，面色枯黃，狀極疲憊，據護送彼等之戰士稱：李守正在大胡營戰鬥中，李守正在一座高樓上指揮作戰，高樓爲我猛烈砲火轟垮，李守正隨着倒塌的磚瓦一齊落到樓下，即爲解放軍戰士立即救起，否則，將受傷更重。李守正爲湖南新寧人，現年四十三歲，黃埔四期學生，歷任團長、旅長、師長等職。他和他的部屬旅長、團長、營長們，沿路受到解放軍招待安慰，極爲感動，李氏一再表示：他自己並不願意打內戰，走上內戰場，但上級命令逼迫，實在沒有辦法了。他埋怨王仲廉指揮錯誤，情報不靈，使他們第二快速縱隊很快的就被殲滅了，他說：「這次來到解放區也好，藉此機會學習學習。」

快速縱隊的快速覆滅

李普

蔣軍第二快速縱隊全軍覆滅了，覆滅是快速的很，衹要人民解放軍稍微不快速一點，蔣介石的快速縱隊就要快速的逃掉了。當四月上旬劉伯承將軍麾下某部開始圍困湯陰的時候，王仲廉奉命親率六個旅之衆，從洪縣沿平漢路北上增援，可是並不敢武裝大遊行，而是像賊頭賊腦的老鼠一樣。他們剛剛進到離湯陰有二十里的宜溝車站附近，忽然覺得很危險，當天就一溜烟縮回淇縣。然而湯陰是一個很重要的據點，王仲廉不得不增援，在躊躇了兩天之後，又於十三日重新北上，仍以四十九旅（即第二快速縱隊）担任先鋒，沿鐵路東邊湯縣、淇縣之間的地區，離鐵路前進，不敢再走鐵路了。十六日，快速縱隊進到宜溝車站東南十二里孫村的時候，王仲廉又立即命令收縮，可是担任先鋒的快速縱隊已經來不及了，因爲解放軍恐怕他們再逃掉，十六號下午，某部便以長途急行軍，在黃昏的時候撲到快速縱隊的後方，關住去路，並且首先消滅了他的後衛部隊。蔣介石軍隊是不敢夜戰的，快速縱隊等待着白天，以爲白天就會有回路上援動了。十七號上午，他們繼續在鐵路上援動，幾次猛攻，但是一次一次都給打回來，去至三輛坦克車衝不出去，在東西南北之後，都給捉了。而大批蔣軍竟在白天大舉進攻的，是人民解放軍，而且極爲猛烈，俘擄了整整一個營，只付了傷亡十多個人的代價。快速縱隊一面招架一面退走，最後，旅部和兩個團、一個工兵營，都被壓到大小胡營東北四十里的地方。十七號黃昏，解放軍發動總攻，幾分鐘之內，就衝進大胡營，快速縱隊的裝備雖然不凡，大批照明彈把黑夜照的如同白晝，可是還又有什麼用呢？他們是節節的手忙腳亂，完全來不及做工事，祇能成堆的擠擁在老百姓原有的五座大砲樓裏。砲樓迅速的被猛烈的砲火摧垮了三座，旅長李守正跑上第四座砲樓，又給打垮了，最後他跑上第五座，屋頂和牆壁都垮下來，封住了門，他孝了個，就這樣做了俘虜，接着他寫了一封信，給他部下還沒有放下武器的部下：「我已過來，望立即停止抵抗，以免無謂犧牲。」十八號清晨，戰鬥完全結束，旅團營級的軍官們和武器全部俘獲，幾乎完全符合他們編制表上的數字，製備是一色的美國貨，好看的很，蔣介石寶貝縱隊，就這樣快速地覆滅了。縱隊副指揮官蔣鐵雄被俘以後，向解放軍某將軍說：「你們打垮了我們，對豫北就再沒有什麼當得起打得了我們是主力的主力。」關於迅速覆滅的原因，他說：第一是士氣低落，第二是時間太倉猝，來不及做工事。快速縱隊的軍官們都看不起豫北非嫡系的蔣介石部隊，他們對王仲廉的指揮也很不滿意，可是換上別的人，難道就會好一點嗎？比如拿劉汝明說，王仲廉從前也曾在過，他從前也像過一隻猛虎，現在他之所以變成了老鼠，乃是給解放軍打怕了的緣故，難道別人是王仲廉如此嗎？現在還有什麼別的蔣介石軍官不就像一隻驚弓之鳥嗎？

東北敵極密文件暴露
每戰必敗士氣消沉

（新華社東北二十四日電）柳南戰役中繳獲東北蔣軍「極機密」文件一份，題爲：「對『匪』作戰經驗與教訓」，充分暴露蔣軍每戰必敗士氣消沉之事實。在其「我（蔣軍自稱）之缺點」一節中，寫出：「兵力不足，補給有欠缺，即頹敗之現象，繼續存在。」在其「我對策」一節中說明：「應構築堅固碉堡及障礙物，以補兵力不足。」在其「過去作戰檢討」一節中，記載各次戰鬥慘敗之事跡：「四平之戰，士氣沮喪」，「大窪附近之戰，部隊慘受重大損失」，「本溪之戰，一盜陽部隊攻擊受挫，鞍山、海城、大石橋之戰，士氣受挫，致最後失敗」，「塔，『在雙山、王進出嚇戰，士氣多倉惶不」，全部戰鬥遭匪一氣攻破。」該文件係蔣東北行營參謀處所發，皮面印有紅色「極機密」之字樣，編號爲五十五號。

「經濟緊急措施」破產
蔣管區物價普遍暴漲
蔣政府已完全無力挽救其經濟危機

（新華社陝北二十三日電）蔣管區實行「經濟緊急措施」後，各地物價又普遍暴漲，以紗價最爲猛烈。據中央社連日消息報導：滬紗價本月一日至二十日，二十天內，即飛漲了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四，現紗每包賣到一千二百萬元，米每担十八萬五千元。南昌十三至十四日一天內，紗每包漲了三十萬元。瀋陽高粱米現已漲到每斤流通券七十元，麵粉二百五十元（流通券一元換蔣幣十二．五元）。青島紗布產區，十六日，二十支布已漲到二十二萬元（疋），綠五百六十萬元。天津廣州等地蔣當局則又頒佈各種「管制辦法」，企圖阻抑漲風。蔣管區物價之繼續暴漲，充分說明了所謂經濟「緊急措施」的破產，蔣政府已完全無力挽救其日益深刻的經濟危機。

獨夫經濟管制惡果
蔣管區大批人員失業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滬報稱：蔣介石的經濟管制，已造成大批人員失業。據一般估計，目前上海失業者已由去年一百六十萬增至三百萬，平均每三個人中即有一人失業。另上海妓女已增至三萬人。據去年十二月份統計，失業者已達十八萬餘人。浙江失業問題也很嚴重，僅杭州市機器工人、織綢工人，失業者即達三萬以上。

蔣管區零拾

綜合滬報消息：上海商會於稅員日用品之「合作社」，引起普遍反對。商會指出，「合作社」出售物品都是些緊開的罐頭食品，價格則緊跟黑市跑，能到的物品，祇有米，每斗要少一斗，本米八十斤要少六斤，以上是煤球有一半以上是用泥土代替。尤其實在感困難，「合作社」規定一次必須購買五斗，但取的往返一次，車費即需一、二萬元，反比市上購買要貴一、二成。採購關係：「我一月薪水五萬元，五斗米連車錢支出四萬五千，除了吃生米外，其他是沒有辦法的。」因此項措施，公務員對「合作社」甚不滿，三月五日人公報載有一公務員的呼籲：「我們要求於是實行（指蔣政府）公布的諾言，三月調整一次薪津。」

據江南來人談：蔣介石於常州天寧寺設有大規模集中營，寺僧五千餘，通客房，有「剿匪」、「京滬」、「清鄉」等部隊及人員，所逮捕之共產黨員、民主人士及無辜民民，均集其中。據該寺僧說：每夜可聞，槍聲不絕，天殺人至少在二百，以屍骨之多，陳堆滿竟用運水化去。

蘇州滸墅關
十數蔣軍官輪姦女醫生

（新華社華中電）滬文匯報載：號稱「天堂」的蘇州附近滸墅關鎮，發生十數蔣軍官輪姦女醫生慘案。該科醫師李某，素執業滸墅，生活儉樸，因美貌，蔣軍官多次覬覦，常遭其糾纏，四日夜，竟以請接生爲名，將該女醫及其助女誘入軍官宿舍，十二人加以輪姦。該女醫受此蹂躪，羞憤要想自殺。此事已引起一般社會人士憤慨。

二斗小米與二畝地

——記朱興發在幕衆會上訴苦——

李力

朱興發纔四十二歲就駝了背，臉上兩道周與眉之間有兩道深深皺紋，這是他在舊日苦難的烙痕，往常他一天說不了幾句話，都不說，全村人都叫他「老好子」。

這次全村訴苦會上，朱興發第一個從人羣中站起來激憤的說：「我有苦要說。」他一說，[illegible]會場上的人都靜靜的注視着他。「我過去有苦不敢說，那是人家有錢有勢的世道，咱有苦只有嚥到肚子裏。這陣咱八路軍來了，我有苦非說不行！」他那安亮的聲音震動着人們的心鼓。

「前年我爸爸得了傷寒病去世了，咱大人要[illegible]活了咱這麼大，總要盡咱兒的這份孝心，給老人買了口薄不成樣的棺材，還短一千塊錢，誰不起來；再說楊地主家，我爸給他做了十幾年的長工，這陣他去世了，我到楊地主門上一吸，沒能齊集，反正秋收下來再還給。我摸着臉皮去借錢，人家不借，說了許多好話，借給咱二斗小米，咱變成錢，才把老人家埋了。

秋收下來了，咱還了二斗冒尖的小米送到人家門上，心裏想：『借了人家米，就歇心了。』才出門，楊地主叫我的名字說：『再盤來四斗米。』我當時呆住了半天才問他：『就借了二斗米，什麼時候借過你家的二斗米？』[illegible]

要去！再拿來四斗算沒事！」扯起屁股就走。我那時想：地主真是狠心呀！回來又把過冬的小米給了人家，還短下二斗米，央告了半天，地主說下句：「夏季再還。」

一關還沒過完，誰知道閻錫山「兵農合一」又把咱西營上種的六畝麥子地霸走了，只剩下南頭二畝秋地，窮苦人是沒有活的路了！

咱家裏眼看着沒吃的，不能叫全家餓着，咱雞一叫，就起來背炭，到天黑把炭賣了，上一升半升米養活家。身上衣服又是[illegible]，冬天裏背炭出點汗，破身露背，手凍的像[illegible]。

楊地主看見咱的地讓給人家，怕咱還不起二斗米，硬逼着把南頭二畝秋地要走了，他說：這還不是要咱的命！」這時他的眼淚強不住流在嘴角上，用袖子擦了又流下來。全場的人在嘆息着……

他又說啦：「三月裏，野菜上來啦，我媽領着三歲的根生，引上五歲七歲的二娃、媽女，到野地裏挖小薊、苦菜，回來煮在鍋裏當飯吃，吃的娃娃臉也腫了，眼也紅了，全家人的臉色像黃表。娃娃有時哭，他媽打上一起，我心像刀子割一樣，說他媽幾句：『打娃作甚？』只怨咱一命！娃娃跟着咱受罪。』窮的時候，他媽噗噗偷偷的哭，二娃就黑了，他媽偷偷回來告給我，我何嘗不想，我的受罪的娃娃，跟上我受罪的娃娃，在自己肚子裏擦……

又季過了秋冬季，把二娃媽女引上到楊地主家求饒，想把我那二畝秋地讓我種山藥蛋。二娃哭着進門，人家正吃飯，我那不爭氣的二娃，要吃人家的飯，地主那裏能看慣這個，瞪着眼說：『像什麼樣子了！給我出去！』叫地主的門不好出，來在大門外面等了好久，人家拿着水煙袋出來，一扭一扭的出來了，理不理的說：『你幹什麼來啦？』我低下氣說：『看到我這兩個娃娃身上，把那二畝地讓我種上一秋，天爺！』說了無數的好話，人家答應了。

回去把老人留下的種子賣了，買了些山藥蛋種籽，種到地裏，全家都算有一個盼頭了。秋收了，一天，李二家的娃告給我：『有人在你家地裏。』我婆姨跑到地裏一看，楊地主個個兒在地裏正挖我的山藥蛋，說了句：『要走。』我說：『這是我家種的山藥蛋！』楊地主罵我說：『你怎的要賴？我家的地，二斗小米到秋天還了，還不起二畝山藥蛋！』她跑回來告給我，便宜你二畝山藥蛋，我哭了，氣得我半天喘不上來，馬上就起來扶着棍子奔到地上，走到地頭去暈倒了。我婆姨[illegible]

又把我擡回家去，全家的盼頭沒了個空。我的病越重，婆姨和娃娃一天價哭，我在病中想：『一死了算啦，活着也是受罪』；又看到婆姨娃娃一大堆，我死了他們怎的活？沒有法子，把媽女二娃給了外村人，人家給了咱幾升米，兒女是孝婦身上一塊肉，好心疼呀！

到第三天夜裏雞叫時，根生還娃哭的我心裏麻煩，叫他媽，他媽不應聲。天明一看炕上不見他媽，只見娃娃光身子哭的打滾，翻身一看，他媽在房樑上吊啦！」

說着說着，他就放下根生不管了，朱興發的淚止不住的流，全場的人也低着頭流着眼淚。興發又繼續說：「閻了寃家李嫂子的[illegible]……

我要餓死了不幾天，八路軍在南園打了仗，住到咱村子裏，陳醫生給我看病，吃了藥，也不要錢，還陣家裏又有吃好了，穿，還有地種，我做夢也夢不到有這樣好日子的到來。」他的熱淚在眼裏旋轉。

傾聽農民的哭訴，記載下來

——編者——

讀了「二斗小米與二畝地」通訊，我眼前好像站下了一個活活受罪的農民朱興發，一幅農民家破人亡的悲慘圖景，使人如何的氣憤啊！地主楊某如此在我身勞，我不知應用什麼辦法才能消滅我的氣憤：「你逼得農民賣兒鬻女，老婆上吊，你那二斗米是誰給你稱的？朱興發的父親給你受苦十多年，你吸乾了他的血汗，借了二斗米又逼得他家破人亡！好狠心的禽獸啊！」然而，我們知道，地主楊某，不過是地主階級吃人的縮影；朱興發則又是千百萬被壓迫被剝削受苦受難的一個。我們眼前正有像朱興發一樣的千百萬農民，掀起向地主階級作堅決的鬥爭，這是如何令人興奮。

我又聯想到最近有些地方的部份群衆，因受了地主狐群狗黨的蠱惑而產生的「怕與怕」的「變天」思想，使人更加深了對於地主階級的仇恨和憤怒。希望各地同志更多的和更深的激發農民對於地主階級的仇恨，用一切力量鼓勵農民的鬥志。從千百萬農民的控訴當中，從朱興發的控訴當中，我們看見農民對於地主階級的仇恨，比山高、比海深。傾聽農民的哭訴，記載下來，投寄我們，刊登出來再給農民聽，如此循環不已，總可以收到教育與團結農民，消滅地主階級的效果，這是我們思想領域的無盡寶庫。希同志們注意與努力！

工作園小通訊

糾正不給流浪外村的僱貧農分地的現象

——西戎同志寄自臨縣五區——

根據我在臨縣五區農會個村農會的材料，在一部份村幹部思想中，並沒有眞正了解了土地改革是爲了什麼人，因而在有些村分配果實時，就產生了忘記流浪在外的無地僱農貧農現象。

臨縣五區原家溝村僱農任銀照，因家裏窮無一間，地無一壠，常年在外村僱工，今年這村，明年那村，漂流不定。這次土地改革，他在李家灣村僱工，李家灣村幹部羣衆，便把他介紹回原家溝村去分土地，可是原家溝村幹部，在分配土地時，根本忘記了這個僱工。這次任銀照回去見幹部，幹部們不但不認爲這是自己不對，反而對該僱工說：「原家溝的土地都分開啦，你回來的遲啦，你的問題沒法解決，你在那裏僱工，再回那裏去。」結果，僱工任銀照又空空的回了李家灣。

李家灣有位文議員白海明，因窮貧沒法生活，到李家灣村種了幾年地，祇留下了二畝河灘地，父親去世後，地到白文鎮手裏。這次土地改革，白海明要求回白文去，到村公所問村長，村長不答應，拔說：「政府法令規定，誰都在那裏就要在那裏下戶。」白說：「我雖然在李家灣有二畝河灘地，可我一家五六口，光那二畝河灘地也不行呀，再說我一家在李村有地，叫在李村下戶。」村長仍堅持說：「白在李家灣……」又說：「那麼我把李家灣的二畝地兒給那村的羣衆行不行。」一村長說：「不行。」白無法，問題仍在白文鎮。[illegible]這兩個例子，可以看出在土地改革中，有些幹部還容易把漂流不定的僱工排斥不給分土地，認爲這些人是「客」，[illegible]應當把最貧苦無地的僱工們的思想正確的糾正。

讀者服務

關於蔣用美製子彈的種類和性質

[illegible]

地主惡霸現形記

放了三根鞭炮，罰了十塊錢

辛景月

民國三十年，有一股土匪到了大鞍山，附近地主老財怕的要死。[illegible]

地主孔照便的剝削詭計

[illegible]

（洪）